



国防大学 2 062 3586 7

冯精志 著

騙梟

上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沈阳



国防大学 2 062 3581 2

冯精志 著

騙梟

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沈阳

骗 泉

pian xiao

冯精志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字数：850千字 开本：850×1168 印张：33 插页：2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8,754—68,754

责任编辑：洪 钧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冯 阳

ISBN 7-5313-0389-2/I·364 定价：26.80元

序 言

——也谈“通过别人”

洪 钧

引人入胜，又饱含着浓郁文化气息的《骗王》出版了，这里，以“通过别人”作为序言的题目，实在是一个最普通，最平直，最没有什么味道的题目。

不过，题目既已拟定，那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骗王》，是一部通俗小说，或者说是一部高品位的通俗小说，这部小说出现于中国小说不甚景气的时候，因此，这里就不能就《骗王》说《骗王》了。

中国的小说，源远流长，至于远到什么地步，长得多么悠久，不是这里要论及的目标，总之，中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就是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某一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发展到什么水平，就要看文学艺术家呈现给他的上帝，也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接受者多少作品，尤其是优秀的作品。可是，据资料记载，1965年，中国出版图书20143种，然而，过了两个年头，即1966年与1967年，只出版图书2925种，这中间，不知道有多少充满着“帮腔帮调”的，为害国家与人民的东西，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下去，在这2925种书籍中，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更是寥寥无几了，即便有一点，恐怕也是“御制”的，不然，当人们谈到那时候的小说创作时，为什么要说“十亿人民一部书”呢？

0046/23 09

“十亿人民一部书”，可能有些夸张，但不管怎样，这对作家，对写小说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场梦，是一场醒后都会战栗不止的噩梦，噩梦醒来，人们无疑会感到惊异，感到新奇，感到一时难以适从的痛快与兴奋，正象一个失明日久的盲人，一旦见到阳光，总要有一些不由自主的眩晕。

曾记得，那时，作家艺术家，纷纷以难以名状的愤怒与痛苦，抚摸着十年动乱中中国人身上的累累伤痕，一时间，伤痕文学，不时地产生出令人目不暇接的轰动效应，可是，一段时间过后，伤痕看得多了，人们便失去了热情，甚至失去了耐性，开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面对这一现象，思想敏锐的作家艺术家，随即又开始“寻根”，即寻求中国所以会出现这些伤痕的根源，也有的作家艺术家寻找着其它路径，以唤起人们对文学艺术的青睐与热忱，当然，这中间也包含着一些“新潮”的，“先锋”的作品，应当承认，在“寻根”的作品，还没能展开自己腰身的时候，评论界就把“新潮”的，“先锋”的作品推向了一个新的极地，一时间，文学艺术的论坛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几欲造成轮番轰炸的局面，面对这一新奇，陌生，并充满着神秘感的现象，文学艺术作品的接受者，包括为这些“新潮”与“先锋”做嫁衣的人，开始茫然甚至茫茫然了，有的对这些作品无所适从，有的视这些作品如天书一般，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是自己的观念陈旧，对“新潮”，“先锋”之类的作品缺乏接受的能力，还是这些作品自身“先天不足”，抑或是这些“作品”不合国情，不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呢？总之，读者，也包括为这些书籍与作品发放通行证的人在内，一边是茫然茫茫然，一边是乐此不疲地抛撒着，推销着，渐渐，“新潮”与“先锋”，被人冷落了，于是，在“新潮”与“先锋”作家中，一些人沉默，一些人探索着其他的方法，当然，也有的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初衷，着手写一些过去不屑一顾

的“武侠”，“记实”与“畅销”作品，但不管怎样，通俗的文学艺术与庸俗的货色，在文化艺术市场上，还是畅通无阻地流传着，于是又出现了所谓的“追星族”，“发烧友”，出现了“武侠迷”与“言情热”，于是，中国的传媒如同注射了什么兴奋剂一般，对来自港台的音、像、书籍，大加鼓吹，不只是鼓吹作品，甚至对这些作品的制作者，演唱者，也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这一现象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引起人们的议论，引起人们的非议。

这里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貌似严肃文学的“新潮”，“先锋”不受人欢迎的同时，另一些穿着通俗外衣的东西，即庸俗媚俗的“作品”，也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呢？

为此，使我不能不想到，曾为一些人崇拜，倾倒过的萨特，从另一个角度作出的一番论述：“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骗王》由《骗泉》与《骗女》两个部分组成。

这部小说的上部以卞梦龙为主要人物，婉儿是配角，下部以婉儿为主要人物，卞梦龙是配角，这里不想介绍全书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点要说明，这部长篇小说一是写骗子的，是写民国时期两个高级骗子；其二，这部小说情节曲折，令人拿起来就放不下，其三，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小说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不是就情节写情节，就故事讲故事，由此可见，这是“为了别人”、“通过别人”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骗子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然而这又不是一般的骗子，这里的骗子，表面看来，不只像骗人，而且都是满腹文章的人，这种人当然更有其欺骗性，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识别这些骗子，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人们所以会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读小说不是上政治课（当然，上政治课，也要讲究一些上课的技巧），不能干

巴巴的，要引人入胜，要给人以足够的悬念，使人拿起来放不下，《骗王》在这一点上，体现的更突出，除此之外，这部小说的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广泛的知识，在小说中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趣闻与典故，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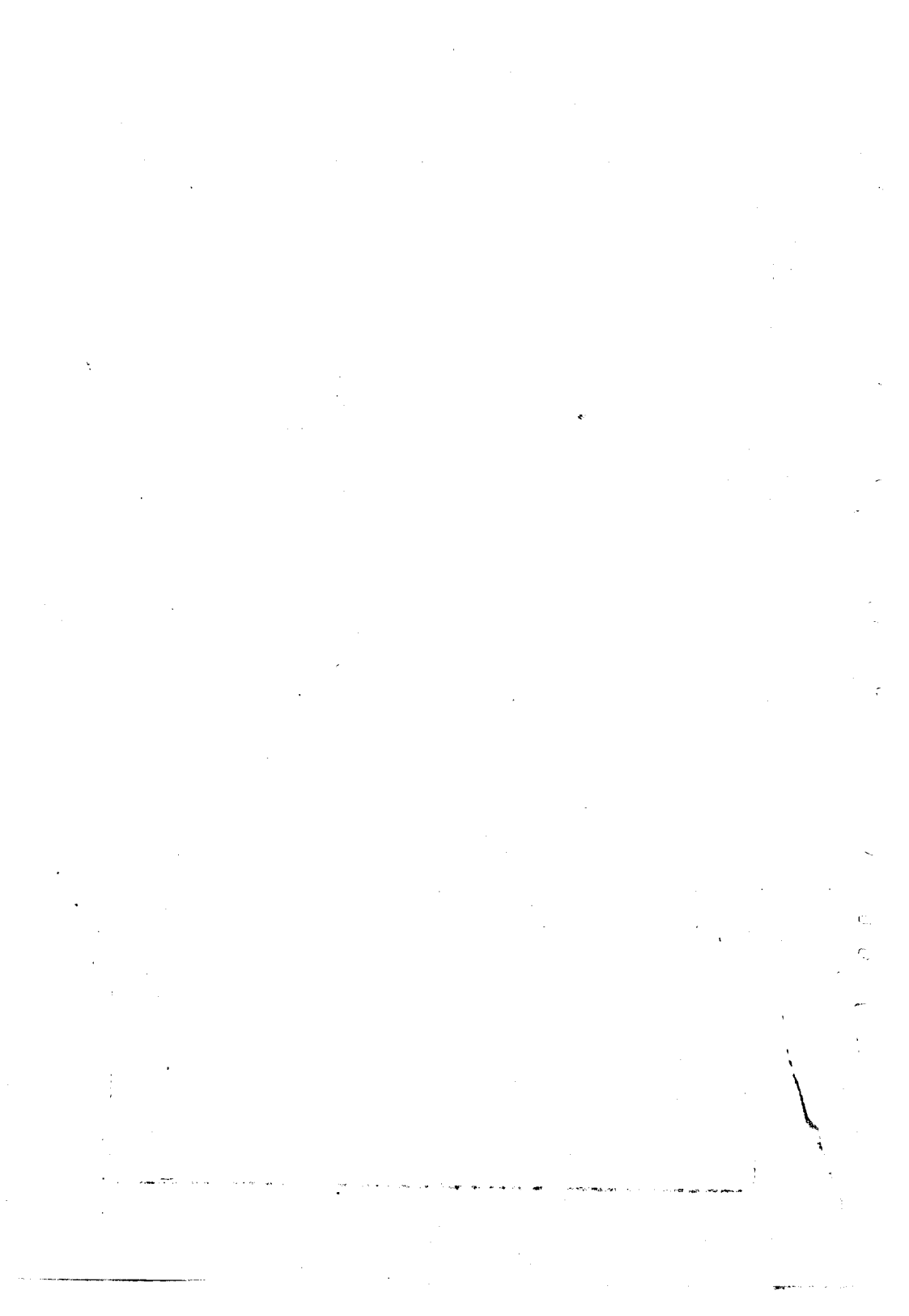
在中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的习惯，例如，阿瑟·黑利的《航空港》、《钱商》、《汽车城》等作品，在中国一直被某些人看作品纯文学作品，可是，在美国，在加拿大，都被视为畅销书，即通俗文学作品，中国人所以会把这些作品当成纯文学作品，说穿了，无非因为这是外国人写的作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管怎说，《骗王》是有读者的，这是因为这部书中的前半部，已经与读者见面了，并且受到读者的好评，一时销售净尽，甚至连编辑部的样书都没有了，现在才把这部书的全部呈献给读者，一来说明图书市场的乖戾，二者也说明编者的胆怯。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过犹不及”。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的还是由儒道佛文化组成的，而“过犹不及”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老夫子说的，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过分了，凡事一旦过了极限，就会适得其反，这话曾被一些人批评为“中庸之道”，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这句话，也道出了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思想，试想，走路过了头，要返回来，要浪费时间与精力，吃饭吃多了，消化不良，胃肠遭罪，这就是“过犹不及”，写小说也如此，你可以“伤痕”，也可以“寻根”，然而，“伤痕”与“寻根”一多，多得比比皆是，举目可见，人们就会感到乏味了；当然，你可以“新潮”，也可以“先锋”，但是有一点，你应当让人看得懂或是让一部分人，让一些人看得懂，换言之，你要“为了别人”，要“通过别人”，不然，读者，甚至连编者都看不懂，你怎样才能“为了别人”，“通过别人”？一部不是“为了别人”，不去“通过别人”的作品，拿到社会上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

第一部



“依知道这句北俗哦？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娼。阿拉昨夜白相到一个娼中之秀——雏，京师的雏儿！真真原封货，让阿拉破的身子，只索了九个大洋。依羡慕哦？”

“依知道这句北俗哦？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正在浪尖上。雏勿好要。阿拉昨夜白相到一个龟婆，龟婆懂哦？北京叫鸨母，苏州叫大十鸟的。半老徐娘，啧啧，风韵犹存。”

对着吹的两个人俱是初次来北京游玩的江南富家子。粗壮的叫沈知祥，略高的叫王在礼，长了副马面。此刻，正是两人在八大胡同宿娼后，一大早刚回到鲜鱼口客栈内的时候。

自清道光年间起，北京前门外便成了妓院密集处，其中尤以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八处为甚，到清末便有了八大胡同之称。至民国初年，这八大胡同非但不衰，反而日渐兴隆，象滩脓血一般，招引着当地的以及外埠来京的风流神到这里大把扔钱。这两个江南富家子住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茂源客栈中。鲜鱼口是条大胡同，出了胡同口是大栅栏，一抹一拐便是八大胡同，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嫖妓宿娼都方便得很。

风流了一夜的男人，心里总泛着想跟外人放一放余骚的愿望。两个人都是干了事的，一方说给另一方总不带劲。于是，说话间，便时不时地膘膘门口，那意思是要说给第三个人听。在茂源客栈的这个房间里，除了他俩外还住了一个人。他们是同窗，也是一同从南方赴京的。

北京的这种老客栈多是用松木板隔断的。走廊里咳嗽一声，屋里的能听到痰落地的音儿；屋里的放个屁，走廊里能听到响儿。不大会儿，走廊里便传来了几句对话：

“卞先生，吃早点回来啦？”这是那个旗人伙计的声音。

“回来了。”一个温和的声音。

“北京的早点比你们南方的怎么样？”

“烧饼粽子豆腐脑，好吃，好吃。”声音透着腴腆。话音刚落，一个青年男子一边彬彬有礼地扭脸向伙计微笑着，一边推门走了进来。

屋里的人一震，屁股在床沿上挪了挪。王在礼问道：“梦龙兄，昨天夜里在哪厢过的？”

“一步也没离开这个房间。”刚进来的人答道。

他叫卞梦龙，中等身材，脸上利利爽爽的，一副江南小生的模样，不大的眼睛透着几分总也甩不开的怡然自得，端正的小鼻子似乎表明他活在世上也不会忘记去寻乐子，两片薄而长的嘴唇透着几分文静，只有下巴略显大，有棱有角。只有这个下巴给无忧的面孔增加了几分刁蛮。

他穿黑色对襟马褂，蓝色长衫，足穿褐色皮鞋，头戴软胎黑色便帽，这种帽子以六瓣合缝，缀檐如筒，俗称瓜皮帽或“小帽子”。它始创于明洪武年间，取六合一统之意，清代因之。他戴的这顶，帽顶有一个珊瑚结子，比那些用红色丝线编成结子的高了一等，帽缘正中用一块磨成四方形的翡翠作帽准，又比那些用岫玉作帽准的名贵一些。

他摘下帽子，用手拢拢从中间整整齐齐分开的头发，把软

帽细心折之，藏于衣袋中，从枕下抽出一本书，坐在床沿上看起来。

沈知祥搭讪道：“卞兄看的是何书？”

“明末人刘侗、于奕正二人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他温文尔雅地答道，“书中记述的是明朝末年北京的山川园林、名胜古迹，以至风习节气、花鸟鱼虫。”

“可有京师的八大胡同？”沈知祥想引到自己要谈的题目上。

卞梦龙垂下眼皮，不作回答，继续看书。

“你真真傻瓜。”王在礼走过来，“来到北京，守着八大胡同还读啥书，还压个啥冷铺板？不如随阿拉到那厢去拥香衾玉。依同意哦？”

沈知祥忙接过话：“京师的雏儿……”

卞梦龙轻咳一声，斜过去一眼，对着书本朗朗读出了声：

“城隍庙市，月塑望，念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匱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

“依读的是什么？”王在礼问道。

“这里描述的是将近三百年前北京城隍庙上的古董买卖，‘列肆三里’，可真够繁盛的。”卞梦龙答道。

“依谈这干啥？”

他微微一笑，接着读道：“夫我列圣，物异弗贵，器奇弗作，然而物力蕴藉，匠作质良，古未有，后不磨，当代已稀重购。”

两个人愈发不解，面面相觑。

卞梦龙把书本合上，抬头看着二人说道：“这上说的是我国古代意匠之作，在明朝末年的古董市上已很珍稀。”

“依是想在京师搞几件古董哦？”王在礼问道。

“且算走火入魔吧。”他款款说道：“你们二位尽可以去八大胡同嫖妓，但我不会去。也不想知道你们在那里胡来时如何快活。奉劝诸位一句，吴越女子娇娃胜于京师，何苦在此眠花宿柳？以我之见，北京乃文化古城，帝王之地，既有幸来之，不妨弄一两件古董回去，亦不虚此行。特别是我们搞美术的，一生中如若能拥有一两件古代艺术品传世，亦不负后世子孙。”

他世居江南无锡，祖辈经商，到其父这一辈，家底已颇丰。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即或说，在卞家喜庆得子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以清廷失败告终。战败后，举国一片沮丧。不少工商业者深深感到，日本这个东洋弹丸小国之所以能打赢大而孱弱的中国，实际上，是仰仗于比中国更早地采纳了西方文化及西方技艺。卞家的当家人便作如是想，因而便有意栽培其子多接触些西洋文化。这本来是为日后子承父业着眼的，不想这小子自幼便迷上了丹青，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并专攻国画中的肖像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称为“写照”、“传神”、“写真”等。

江南一带，西方文化传入较早，西画也有一定的传播。其父见他画入迷，压根不象是要继承家业经商的样子，便不再勉强，而是有意让他接触些西画。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他入当地私塾附读，光绪三十一年入无锡公立小学，两年后考入无锡公立中学。在中学期间，他居然学了些英文，接触到了一点简单的英国文学作品。辛亥革命爆发这年，他中学毕业。大清江山将倾，其父认为传统国学已不能与西学对阵，就让他去报考位于浙江杭州的华艺美术学校，原因不是别的，而是那所学校中有一个西洋画班。他考上了，也学得很刻苦，很快成了班里的佼佼者。三年之后，也就是1915年初，他从美术学校毕业。紧张了几年，想松弛一下，加之久住明山秀水的江南，很想追求色彩上的苍茫和风格上的雄浑，春节之后，便约了家

住苏州的两个华艺美术学校的同班同学一同北上赴京。其名目是写生。

一路上画了不少，初到北京，正阳门、古城墙、太液池、白塔山也曾让他们激动了一阵子。但最初的热乎头过去后，他们的兴趣逐渐转移了。那两个画累了，便迷上了八大胡同里的女人，而卞梦龙却迷上了北京的古董。

古董是“骨董”、“匱董”、“汨董”的俗称。因为它不当吃不当喝，是用来玩的，所以又叫古玩。北京的古董贸易行业的形成晚于开封，但最晚也在明朝中叶前已具规模。《帝京景物略》中“城隍庙市”篇记云“列肆三里”，这种铺子拉了三里地长，可见买卖是很大的。自明之后，京师的古董贸易历久不衰，渐渐集中到了琉璃厂一带。隆福寺、鼓楼也有一些。到清末，光叫得上名的古玩铺就有一百二三十家，如果算上古画字帖铺那就更多了。

两个同窗去了八大胡同，卞梦龙到前门的鲜鱼口，他往西溜达，走了两三里地便进了琉璃厂古玩街。这条街上，一个铺子挨一个铺子，密密匝匝。不管大店小店，俱是窗明几净，洁无纤尘，而且多是白发老者当柜。在汲石阁这类店中，光可鉴人的紫檀多宝格上摆满了一般人叫不出名的玩艺儿，铜的、瓷的、漆的、木的、竹的，尤其是大小不一的花瓶，叫人颇为动心。他几度想买花瓶带回去，但都犹豫了，原因很简单，京师的人滑，摆在明面上的不可能有真东西。另外，北京的工艺品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反映到瓷器上则是做旧水准相当高，难辨真伪。

此番，他是有意当着两个同窗的面读《帝京景物略》的。这两位家底都比他殷实，他需要先垫个话，过几日一旦看上什么要买，钱不凑手时，还需向这二位借一些。

王在礼听了他的话颇不以为然，高声说：“依终日里昏头昏脑，原来是想搞古玩。这有何难。阿拉在八大胡同，见到妓

女房间里都摆着这些东西，有的还摆着明朝的宣德炉。依要稀罕，阿拉与相好的妓女通融通融，给依抱一个回来就是了。想要哦？宣德炉。”

卞梦龙微笑着摇摇头，说着：“不要。”

“为什么？”王在礼颇不解。

“能让你见到的宣德炉全是假的。”他说着翻了两页书，指着说：“《帝京景物略》里说了，‘器首宣庙之铜，宣庙炉其首。炉之制有辨焉，色有辨焉，款有辨焉’，听到没有？辨识这宣德炉可大有讲究呢。”

王在礼眯了眯眼，“什么叫‘色有辨焉，款有辨焉’？”

卞梦龙把书本合上，“从头说起吧。明宣德年间，明宣宗因郊庙用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尚书采《博古图》军书及内府所藏秦汉以来炉、鼎、彝格式，让各窑更铸。共铸冶千余件，以供宫廷及寺观之用。后逐渐散失民间，民间仿造者颇多，几可以假乱真。现到处说宣德炉，到处卖宣德炉，我们对古董又不在行，谁知道会不会买来假货？现只知其炉款识自一字至十六字不等，常见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扁方隶书，阴印阳文，有栗亮、茄皮、棠梨、褐色、藏经纸等色，以藏经纸色为第一，这些均可仿造，贸然买来，这不是白扔了钱，又貽笑他方。”

“伪造的可以乱真？”王在礼问。

卞梦龙说：“仅宣德之后的同一朝代，伪造宣德炉者便大有人在。有旧炉伪款者，有用宣铜别器改铸者。光伪造这种炉子，就分了南铸、北铸和苏铸。还有一种是真炉真款而钉嵌者。为什么真宣德炉和真款识还要去伪造呢？原来当年有的炉子铸成后没经监造者批准铸款，它们流传了下来。有的人取下别的宣铜器的‘大明宣德年制’的款，钉嵌到这种炉子上，以冒充宣德炉。这种真炉真款，几乎是无法辨伪的。”

沈知祥在沉吟间说：“我在八大胡同也听说北京已无真

炉。宣德炉多藏宫中，明末李闯王率军攻占北京，打入宫中，将宣德炉尽行取去。待吴三桂邀清军击溃李闯王，李军仓皇奔京南走，与清军辗转时，所携宣德炉渐渐散入民间。如若有心在河南民间摸寻，当可购得真品。”

说话间，一个念头在卞梦龙心中闪过：离京返杭州时，何不在河南停上数日，到民间寻访一下？

这日过去，这三个人在京又流连了数日，宣德炉不敢求购，卞梦龙就动了瓷器的心思，手痒难禁。这日，他穿过杨柳斜街，又来到琉璃厂一家他已光顾数次的古玩铺。

一进门，掌柜的看见他便说：“来了这么些日，今儿给您瞧瞧真玩艺儿吧。”说着从柜台下抱出了一个一尺多高的青花瓶，其上有几朵棕色的花，说这是宋代汝窑的东西，原珍藏于宫中，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抱出来了。一个英国士兵觉得它太大，难带回国，便卖到了琉璃厂来。那老者说：“那洋鬼子不识货，光知道抱金夺银，不知道这宋代汝窑才是咱中国的真东西。结果给他五十两银子他就搁这儿了。这货古店里押的年头不算少了。我怕卖给不识货的糟蹋了东西，所以一直没敢往外拿。这么着吧，我看你是真想买玩艺儿的，得，您给二百大洋把它抱走吧。”

卞梦龙闻言喜出望外。他知道古瓷界的行话是“柴、汝、哥、官、定”。“柴”即后周时定都开封的世京柴荣的所谓“柴窑”。周世京柴荣建窑后，要求烧出来的成品“取去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后来果真烧出了色如雨后青天、釉亮如镜，质薄如纸，声清如磬，纹细如丝的瓷器。由于年头久远，“柴窑”的制成品在那时已基本上见不着了，偶尔能见到一件也是珍稀无比的。宋朝仿后周显德时的“柴窑”，在河南汝州建窑，烧成的瓷，色釉既有“雨过天晴”又有蛋白，屑玛瑙入釉中，茧厚如堆脂。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深知“汝”是好玩艺儿，在其笔下，专门提到贾政房中“几上摆着汝窑美人